

建安祝穆

穆

和父編

性行部

勇敢 勇力

羣書要語

仁者必有勇 詩十四見義不為無勇也 語一勇者
不懼 十四盡客氣也注言非勇 左八旣劔疾視曰

彼烏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 孟子賈余餘勇左見

小敵怯見大敵勇 光武紀 **勇力** 拔距謂兩人以手相牽能拔引

之也超踰羅也投石卒石以投摘也 吳都賦注 力能裂犀兕之

革曳九牛之尾亦憾其弱 列子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列

子力扛鼎手搏熊羆猛獸 突太子侍 批熊碎掌拉虎摧班 七啓

攫戾執猛納空摧剛 張平子南都賦 力盪海而拔山 文選 握鈎



仲鐵撫梁易柱 鹿山隱書

詩句 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 韓 老安丈夫勇 韓 郭子喜談兵
魁然萬人敵荆公

古今事實

古之勇者

卞莊子之勇 語十四 孟賁之勇 勇上 許少施巧古捷人秦成力
折占壯士也見西都賦

四十不動心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孫丑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一挫若捷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
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

養勇無懼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夫三子之
勇未知其孰貧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千萬人吾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
之守也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尊乃勇

洪王尊為東平相時王以至親不奉法度尊謁見王太傅王前
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後尊謂王
曰尊來為相人皆吊尊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
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色變意欲格殺尊即

好謂曰願觀相君佩刀尊奉掖額謂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大為尊屈

奏妓鑿骨

高隄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唐高祖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路王從珂反唐愍帝出奔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侍晉祖震變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室石敢格闔死知遠以兵尽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射日斷蛇以下條勇力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窳窬斬九嬰射河伯斷脩蛇禽封豨淮南子注

手裂虎兒

惡來有力手裂虎兒秦紀

夸娥負山

夸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一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

二桃殺三勇士

齊景公畜勇士六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聞晏子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狷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鼃御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鼃頭產羅而工人皆曰河伯也冶子說之則大鼃之首也若冶之功可以

食桃而母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古治子亦自殺晏
子春秋

螳臂能勇

齊莊公出城有螳螂率足將搏其輪御者曰虫知進不量力而
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勇力矣於是回車而避之由是勇士
歸韓詩外傳

投石拔距

洪甘延壽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倫等皆超逾羽林亭樓注投
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能拔取之也

折閻牛角 見牛門

空手搏熊

廣陵王育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園李格熊後遂能
空手搏之莫不絕脰西京雜記

負薪絕力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
號為一谷柴晉祖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見其魁岸所負之
薪令左右數人不能牽壯其力留帳下後至節帥談苑

三十將兵

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即殺十四五
時為雜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三
十領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倡勇敢

蘇子瞻

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不變者有見虺
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

閭閻之小民爭明一犬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
心翻然其色勃然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
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
性而忘其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
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
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原力以下係原力

劉禹錫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維迹之于傳傳更適傳呼曰乘駟者方
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
為公士獻言于上有旨趣于京師頃其至則佐焉五輩咸碩其
體毅其容動睛睇如曳屣及如顛瞻遲回飲噉有聲泗濱守臣
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焉有盪舟如公者挾鼎如飛者綯鐵如麻者

開兩弧而脉不償者發巨石而齋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
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怵然自奮曰知誠力矣上
之不過夸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衣服我之力
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實左衽以威用之可以繫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由期其駟其
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痛其輪鶴其書矣子詰之曰彼之力
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
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
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
淚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
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輶積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
俟多於歲計也歲歛歛其我与坎

等子本鼎子

程泰之

今衛士區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顏籀江夏育衛人力卒子鈞鼎今毀前卒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譴者當為鼎子不應為等子也若謂等為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此曹名等子也演繁露

精敏

聰察 遲鈍 疑惑 遺忘 錯誤

羣書要語

文理密察 中庸 察秋毫 孟子 苛察繳繞 馮遷傳 察見淵魚者不祥 列子 吹毛求疵 中山靖三

傳

遲鈍

啖臍無及 莊六

疑惑

中心疑者其辭枝 易係

遇雨之吉

羣疑亡也 易 汝則有大疑 謀及卿士 洪範 蓄疑敗謀 周官 河水合須狐聽而行 述征記 狐之為獸其性多疑 每渡冰河且听且渡 故言疑者稱狐疑 漢文紀注 羣疑滿腹 衆難填首 諸葛亮傳

積滯羣疑 渙然冰釋 北史 儒林傳

人少好文 則思專長 則

善忘

魏文紀注

詩句

况觀騁精察 孟 離婁豈不明 子野豈不聰 孟

臨事迺

回種 又遲 古山 撥蜂滅天性 拾塵貳孔顏 離

顧後失得

一念十忘 杜 清吟雜愛 寐得句 旋已忘 坡

貪看鳥回頭 錯應人 杜 不知幾州鐵鑄此 一大錯 坡

錯誤 仰面

古今事考

事應繩墨

諸葛武侯所至 營壘井竈 園溷藩籬 障室皆應繩墨 一月之行 去如始至

履履得任

鄒超曰 吾嘗與謝玄共在相公府 備見其才 雖履履間亦得其任

竹頭木屑

陶侃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卒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斤事前餘雪猶濕於是屑布地及相濕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一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

屬辭敏贍

梁朱片并為散騎常侍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因典詔詰勅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訟議詳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

目覽耳聽

宋劉穆之內揔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无壅滯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受

五事隨舉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百聽五

事同卒无所遺失

霹靂手

唐裴琰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命書吏數人連紙須臾剖斷立畢時謂之霹靂手

啓其告訐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教吏為鉅箆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々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

知守令事

北齊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无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卒州不知所以

遣人察事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唐陳敬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謂之尋事

佩弦自急見佩門以下係遲緩

見事遲

范睢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睢曰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旁稽因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即別去睢曰穰侯智士而見事遲鄉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駒還索車中无客乃已

識性遲速見解字門黃箱勿婦

遲頓

翟方進號遲頓不及事

疑竊鈇

又有亡鈇意其鄰之子視其行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無為而不竊鈇也伐而得其鈇也曰復見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列子

海鷗不下見鷗門

曾參殺人

三人言虎

一國三公

晉獻公使士蒍築蒲屈未就公子夷吾以告公怒士蒍逃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史記

孟賁狐疑

漢用通說韓信曰隨所養之役者失方乘之權守德石之祿者調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不敢行者白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蟻之致螫騏驎之踟躕不如鷺馬之安步孟賁之

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黑而不言不如瘖子之指塵也此言貴能行之

明珠闇投

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

盃中蛇影

見飲酒門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

忘行在室則忘坐曾有一儒生能治之試并左右獨與居室十日

從之莫知其所以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因引華子之忘

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列子

善忘

元帝為太子驕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撰待太子朝

夕誦讀音文疾復乃歸漢書

壯而迷忘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

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列子

坐忘

大忘

魯哀公問孔子曰曾有夫忘從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

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比干務為諫使其君幾須臾而忘終

身之愛家語

誤對忘諱

石勒治門門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翊問走

馬入門為是何人馮翊遽誤對忘諱曰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

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鄉自難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者亦可識因史纂異

忘其前語

漢師丹會有上書言古者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故貧且改幣上以問丹二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誰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

忘記還家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惚恍耽經覃思多所遺忘有劉詵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李士臻住城南詵住城西臻嘗欲尋詵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回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至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眙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忘記易帽

客有造胡文恭宿者具公服鞞版而忘記不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記

狀忘書名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潛卷從容以授之別錄

誤書本燭

見書問門以下係錯誤

唱名誤字

東漢王愔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呼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書馬恐誤

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異雖抱皆如是

誤筆為蠅 見畫明

誤達空函 見書厨門

聚鐵鑄錯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為梁祖所制乃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也

古今文集

關

儉約 奢侈

羣書要語

儉德之恭 禮君子以儉德避難 否卦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卦 儉不中禮 詩唐風 禮與其奢也

寧儉

語

儉則固 語 昭其儉也

昭

三寶二曰儉

老子

奢侈奢則不

遜語

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左

詩曰

腸肚習藜藿 韓衣故有懸鷄 杜

奢侈

肯隨胡質矯方惡馬

融奢柳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 歐

古今文集

怒拔園葵

昔公儀子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搵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前董仲舒傳

公孫布被 見被門

一錢不貸

王符傳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燭下散籌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子婚与一单衣後更責之償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等計家貲

賣李鑽核 見李門

食有三九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助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齊書

一食二九

魏季崇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祐曰季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韭十八世說

自繫眾鑰

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眾鑰於衣下行如環珮 周太祖紀

數米秤炭

韋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唐

爛蒸去毛 見燕會門

舊青幃

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尽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推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声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洪事靳之笑答曰彼詎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

無地起樓臺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見投贈門 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政要

一麪一飯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飢或美其儉曰其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食不過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侯黈

費與事稱

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為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軒睡熟寐無復愧取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

貴亦尚儉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

俸若此雖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奉家木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在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為奢已又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聞見錄

既貴而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薛沂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韓莊敏遺事

貴不忘貧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以蚤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其曹享富貴之

樂也 遺事

漿酒霍肉 以下係奢侈

鮑宣疏曰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注視酒如漿視肉如豆霍

金為彈丸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西京雜記

人乳飲純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

兒口承唾

符堅從兄劼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裴景仁晉書

蠟新錦帳

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珎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寔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蠟塗崇以蠟代新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室以板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既然自失

水碓三千

石崇任俠无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室貨賄皆稱是

玉鳳金龍

晉元保奢侈嘗云石崇庶姓猶能盡外雕新元保窻戶以玉鳳
銜鈴金龍吐旆洛陽伽藍記

媵妾數千

陸倕媵妾數千家僮數千珍奇宝玩富於天府

日食万羊 見食物門

象檀造床

梁魚容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檀沉造一
眠床四面週匝皆用銀鏤金花宝鈿四脚別以金蓮花捧琥珀
龜以負床脚 六逸清談

杯羹三万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膏約米三万雜珠玉貝黃朱砂煎
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括異志

胡椒八百斛 見貪濁門

肉陣遮風

楊国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陣同上
器皿極奢

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帷帶器皿充鞠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丈
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厨既之物皆飾以金
銀金銀甕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旅籬各一他物
稱是 玄宗紀

金銀疊屋

唐王元宝以金銀疊爲屋以銅線穿之繫花徑中貴泥雨不滑
時名爲富貴窟 開元遺事

古今文彙

雜著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屨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牙刃衣緇
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
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号赫千門万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瑇瑁垂
珠玕設戲車教馳逐節文采鼓珍推撞万石之鐘擊雷霆之鼓
作俳優舞鄭文上為侈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後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
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万事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紙被銘見衾枕門

司馬君實

訓儉文

司馬君實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首加以
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
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服蔽寒食取充腹亦
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下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
勞吾心獨以素食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
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
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
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平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
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
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
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

滿案不敢曹賈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
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
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
內聽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
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礼厅事已寬矣參政曹公爲諫官 真宗
遺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
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故就酒家之觴上
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知爲河陽掌書記時所
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
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奉家
衣錦王食何患不能頌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
今日之俸果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
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亡如一日乎

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
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
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
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慾君子多慾則貪慕富貴枉道迷
禍小人多慾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斯居鄉必盜
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止孝父饅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
達人季相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志管仲鏤
蓋朱紘山濠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甞公中難知
其及禍及戚果以富得罪出亡何嘗日食萬米至孫以驕溢傾
家石崇以奢葬驕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
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
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率聊率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
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儉德帖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近食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飭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飭不得用大椽只用菜椽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享年儉德避難之乃一墊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体此意

律詩

書懷

白居易

吉凶禍福有來由俱欲深知不欲憂只見火光燒潤屋未聞風浪覆虛舟名惟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唯異瓠瓜誰不食大都食足便宜休

雜著

係奢侈

戒奢侈

係奢侈

柳玘

三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婦請白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万錢王曰七十万錢我一月俸金尔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万此妖物也必与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数月女自婚姻會婦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詠也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万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鍊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頰張威福馬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金須而然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尽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滅獲害門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別集

○性行部

建安祝穆

和父編

愚拙

羣書異語

下愚不移語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同
上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後也愚而好自用禮哲人

之愚詩拙巧詐不如拙誠傅子

詩句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杜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坡

拙用拙存吾道杜本欲將勤補誰知弄巧成杜謀身拙為安蛇

足韓滉

古今事類

回如愚

子曰吾去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柴也愚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

邦无道則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无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行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子二又生孫二又生子子孫二无穷廣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惧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子

晁錯愚

揚子或問晁錯曰愚

屠龍无用 以下係拙

宋評漫李屠龍於支離益車千金之產以李屠龍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莊子

拙於用大

莊子曰夫子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者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泝澠統不過數舍今一朝為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与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洗則所用之異也

豎蛇添尺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与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

盈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盈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无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拙於用多

潘安仁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於巧官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昔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豈其敢言拙則信而有證。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拙於用長

周弘叔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世說

百本文集

雜著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爰是溪入一二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占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然不可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二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是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抵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負。不能以雲雨。无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无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

終日不違如愚者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人類清瑩透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者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激滌万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遺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愚齋記

唐子西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至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而屬某為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為愚柳子厚自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矣者也晁錯之愚則語

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李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雖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晁錯之愚則无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无任文之事其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聚書万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太壽以文章知名于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晁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拙賦 以下係拙

周茂叔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

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以拙者
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拙軒

黃魯直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
成拙爲蛇虺足何况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
不足

養拙堂記

洪景廬

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正以知養恬以寡慾養心以靜
養生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孝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
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雞於峙養魚於淵養龍於
江海養万物於天地繇書契以還亘古往今來之歸理具是矣
一失所以養則位養祿授養父教侮養高酒食養口体養姦以
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秀以蠹穀養鼠以齧擊以蟻虱以蝨

瘞養雞疽以戕身觀其所養而得孰失蓋无待於龜卜而燭照
獨未聞以拙自養者也今朱君先竟以名堂吾誠不知其
說拙於用大乎拙於作偽乎拙於政乎拙於巧乎拙於謀己乎
拙於官乎不龜手之藥不免於泝澣纒夫固有所不用也与人
无戰級安事偽奉賦非進科固不效遠州之下考浮湛里閭間
望二若營四海妻子滿室籠突或過而不知其官得餐錢漫不
作明日計巧而謀者若是乎春秋五十六隨儒衣冠袞祿未脫
八品擢財從事外臺吾之泊如称意自得竟所謂優游以養拙
亦頗有繫於藩安仁者乎杜子美之詩乎翠堂此華嚴養拙異
考槃先竟蓋出諸此則又作詩五言一十言所以賦名之意
予不暇續也故極引其義而暢之先者其先施每輕用拙
古詩

詠拙

白居易

所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
蠢我命薄且也問我何以知所知良言自因亦四季兩足季人踏
紅塵從茲知祥拙不解轉如輪亦曾書與翻馬飛到青雲從茲
知命薄推落不送巡暴貴而厭賤塗富而惡貧向出天地間我
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自自也分雖窮每欣二
草茅為我廬端端逢為我門縫布作袍破極整五盤娘靜讀古人
書閑釣清渭渭溪溪使哉復復海哉聊以充一身

女效邪

諛佞
阿附

羣書要語

崇信女效曰 秦誓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
先我乃劓殄滅之盤庚去其淫怠与其奇衰之民
天官 阿附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風則葭折而巢壞所
託者弱也稷蜂不攻社鼠不燠其所託者然也 莊子 諛佞非處

則諛賈策

阿諛順旨要領絕

嚴光書

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公貴人既志得皆樂

以絕 韓文王君誌

詩句

猖狂百恠起冠帶檢回慙

曾子德黠老狐以奴言嗾鴻豫坡

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鬢眉奴顏婢膝肯乞巧反以正
直為狂癡 力事稱司馬公 山谷

古今要語

順旨諛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无所取信時長安公楊與以材
能幸稱善堪上欲以為功乃問與曰朝臣斷不可光祿卿何
耶與者傾巧士也謂上曰堪因順指曰堪林獨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 山谷 效之

效天下

王衍嘗造山濤二時無以又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然欲天下小生者不必非此人也

不文如數邪

唐德宗時容方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
犯姦邪朕殊不意其然泌曰傾陛下首之豈有建中之乱乎

防其間病

見疾病門

內實狡黠

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体貌充肥腹垂
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
雜以詼諧上益信愛之

教蠱君心

仇士良請老中人為送還策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語
乎天子不可令閑暇二二必觀書見儒臣城玩好省游幸吾屬

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声色蠱其心
使不得息則方機在我 云云 衆再拜

論事爽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贄所譏彈延齡事
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已而贄與
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于色憬默然无一言贄罷為太
子賓客

為高麗舞

楊再思為宰相阿合球容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
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殺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幸動合
節滿座鄙笑皇宗以姿兒俸再思每曰人言之似蓮花非也
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詛无恥類如此

詞頭醜詆

曾布以翰林李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彙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无所益也遂龜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余醒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怏然而去

東軒筆錄

言荆公奸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蘇明允与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於明允二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

下奸一篇以譏之

言荆公奸

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叅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下本无事庸人擾之耳溫公初不以爲然至荆公虐民亂政溫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然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余年矣豈溫公不見下奸也

聞見錄

舐痔

見疾病門以下係阿附

問病獨留

見疾病門

阿附爲累

竇憲况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欲躡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教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憲敗固死獄中

正直所羞

匡融初應大將軍鄧騭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時吳札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出五侯家

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入其門咸得驩心

能駕馭卿

晉士浮虛无实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无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无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啟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郭尖

後魏郭景尚迁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海市蜃樓

張巨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後李法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未幾禍及隋唐遺事

冰山

楊匡忠權傾天下進士張彖者力李有大志或勸謁匡忠以速榮顯彖曰不輩謂揚公之勢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誤人必耳於來如其言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權臣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尽灰冷當凍死於危骨溝中矣天寶遺事

嘗糞見疾坊門

因巫得相

趙彥昭本以嬖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常木婦服采車與妻皆謁其得宰相巫力也

金奉溺器

宋之問侮張易之等寵甚之問與閹割隱沈伯期刘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尽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

簾外教婢

宋之慈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在簾外唱吟自如

不欲冷語

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宋史楊杲

一網打尽

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司列御史刘元瑜彈擊下

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杜皆坐斥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

公一網打尽張師正倦游杜射野

古佞人 以下係諛佞

張廉熙來革等紆時佞人皆作偽巧言利口以進托身東方朔傳雷開佞人阿順於紆乃賜之金玉而封之楚詞注

望塵雅拜 見迎送門

滿座皆悅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隄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香蘭者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宋語錄

每言輒往

司馬徽字德操括裏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

佳其婦諫之曰人實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微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說

哭貴妃悲見國哀門

果為佞人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字文上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謩嘗勸我遠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模稜兩端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位數歲作阿取容嘗謂人曰此事不宜明白模稜持兩端可矣時謂之蘇模稜

代犧待疾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闕朝隱詣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

進帝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

易文齋笑林

善佞

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按符到長

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向人懸界見虎狼相

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語之馮遽曰是必

掠食使過

為時相放生

光祿卿聳申佞而好進者為首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遇

生日朝士獻詩頌借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賀吏走卒皆籠雀鶴

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閉詩什於是以大籠貯雀鶴詣宴次

播揚開籠每一鶴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

邊寨之主妻病而瘡猴割股以獻者大下駭笑之曰或對曰虞

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為宰相見賢門

妄認舅甥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陶僕射毅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
每見仁浦望塵輒拜其便佞如此

願相公速佞

王荆公初為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
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
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声况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
声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東軒筆錄荆公與呂惠卿
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喻曰請季七放鄭声平甫即
應声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卜奸

蘇明允

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孫无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
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
无惠帝雖銜百千何從而乱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
不孝无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
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節
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
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
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
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戴面而談詩書此豈推其情也哉凡事
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隱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
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不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

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運命論

李蕭遠

凡浮世苟合之士，遽條威施之人，俯仰尊貴之類，逶迤勢利之間，意无是非，讚之如流言，无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与身孰親也？得与失孰賢也？榮与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馬，冒其貨殖，滯其声色，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推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鏹於吳，而不戒費无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知石顯之絏縊於後也。

巧論

元結

天宝戊子中元子遊長安与巧者為友或曰君只友巧者不天下

乎對曰古人鄉无君子則与雲山為友里无君子則与松栢為友座无君子則与琴酒為友出遊於国君子則友之巧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与之友也巧者巧論子能听乎吾既与巧者相友諭求罷巧友相喻曰子蓋吾為巧耶巧宗屬於人巧嫁娶於人巧名位於人巧顏色於人甚者則巧權家奴齒以受邪佞巧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巧貧自貴巧賤於刑巧命二不可得就死巧時就時巧息至死巧全形而終有不可巧者更有甚者巧家僕於僕闈巧性命於臣妾巧宗朝聖不取巧妻子女而不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正巧人之棄也巧人之棄食提髻荷杖在於路傍且欲与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充顏容行於人間夫巧衣食貧出以貧之巧心不慙跡与人同示无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具臆致隨我作巧者之狀貌幸巧者之言辭与巧者之相逢使巧者之无恥

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无驕然取不容也於戲正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馬論以補時規

詩話

詩刺姦邪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後山詩話

詩刺阿附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一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餘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別集

建安祝穆

穆

和父編

六性行部

滑稽

嘲謔同

滑稽類語

滑稽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

亂異同也

索隱

談言微中亦可解紛滑稽稽博序

依隱玩世說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楊子

嘲謔謔浪笑傲終風

善戲謔者不為虐者則夫入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萬婁言輕

則招憂行輕則招辱楊子

詩句

初喧或紛爭中靜惟朝戲韓一時供坐笑百恠變忘談

善保千金難則言戲之耳城談辭最談諧發口如有神荆公

古今事實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宴子春秋

淳于髡諷齊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稊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

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優旃諷秦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桎楫者皆苦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我即呼汝汝疾應以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楹大呼曰桎楫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桎楫者得半相代

優孟諷楚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札葬之優孟曰大夫札葬之請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以六畜葬之以鹿籠為柳銅歷為棺齎以薑棗為以木蘭祭以糝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

屬太官

優孟效叔敖見文執門

智囊

秦樛里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

方朔諷武帝

東方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肯見久之朔給駟本廐之御騶也
朱儒短人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
曹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及誅
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奉一囊
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礼
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稍得親近

弟子朝師

見師生門

折字相嘲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啁闞澤又不能答薛綜下行酒
因勸云蚩蚩者何也有犬為獨尤犬為獨橫月向身虫入其腹奉
曰不當復說君其耶徐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万邦
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无對

馬矢雞卵

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啁恪曰元遜可食馬矢卿使人食雞
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口中狗齧

張玄祖八歲齒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為狗齧答
云使君輩從此中出 劉昭幼童傳

牽船操櫓相戲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刈曰女子何不調
機利杼而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裴啓胡語

林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獠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以祖相譏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少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又由尔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俱自勸

免官

以名相戲

晉孫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君亦來邛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答曰庾稚恭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以犬相戲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符堅彊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江左鮑日大宰博有口才大司馬桓溫甚稱之當大會溫使司馬刁韞嘲之曰君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性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為刁也一坐

堆歎

以藥名戲

謝大傳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
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
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世說

強辯為戲

晉裴菊嘗上羽綽其行注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
之汰之在石在後鑿齒曰欺之賜之糠粃在前

戲其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又晉文王戲之曰艾又為是幾艾鄧答曰鳳
弓鳳弓故是一鳳世說

肥瘦相戲

沈昭略世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

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大笑曰瘦也勝肥狂又勝癡

以姓為戲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為馬拖角
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
卿姓在亡為虛在立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列為駟

酒瓶加帽

後魏元孚為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
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餘一斛瓶上皆加帽欲戲孚見
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礼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且早還宅因
持酒歸周文撫掌大笑

戲稱姪母

宋何承天年老為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
呼為姪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姪母邪

因人加號

宋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須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曰齧刘秀之儉各呼為老慙宗灵秀体肥每一集會於坐賜益服飲食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為歡玄謨太原人受老儉之目嘗為玄謨作四時詩董若供春膳粟糲充夏冷炮醬調秋菜白醃解冬寒

尊名何戲

宋王或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曰可政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葉翁之風必舅

我獨詐善

張湛矜嚴好礼雖遇妻子若嚴君為人或謂湛偽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以何戲

隋何妥年八歲汝國子李助教顧良戲曰汝姓足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春顧之顧為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以柳姓戲

隋柳調為侍御史楊素見調曰柳條通体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无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嘲姓麥竇

隋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朝之曰麥豈何姓鐵杖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恠威赧然无以應之

嘲臂大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臂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臂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啓額錄

以論語戲

隋侯曰機辨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顛顛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終顏錄

姓虞嘲愚

陳虞寄年數歲客有侯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口缺目翳

方干瘦而免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王薄同酌李自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六喫酒點點益軍將喫酒點點醬只見門外着雞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六喫酒點點益下人喫酒點點只見手臂着攔未見口唇開脣撫言

耳大自笑

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徐肺沈脾

徐晦嗜酒沈師善食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邪語

喜談諧

李清喜談諧不修邊幅周世家

九百相戲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詰其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奉其右曰此亦九百歸田錄

以鵬賦相戲

揚大年初與客甚吝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太平詞誦實

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歸田錄

文嘲俗忌

揚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大笑而坊之歸田

以猴牛相戲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官異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体肥大琪目為十指最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声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歸田

作賦為戲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无類王沂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慾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蕪蕪之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歸田

時語相呼

盛文肅公曲肱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季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實文實者五代漢宰相止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也歸田

以姓名戲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戲言云

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歸田

以姓名相譏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填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 該聞錄

園外狼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曰縣官曰破由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焉敢望園內獅子乎眾大笑凍水

出令相譏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軍酒自如令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人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 渙隱

以名相譏

劉放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賈覲曰賈汝直甚分文放早朝王份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放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以姓名相譏

劉放性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放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放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放曰且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平嘉問字望之 倦游雜錄

譏不見知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父以此奉符公曰撫州出杖鼓輕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

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谷吐有聲視熟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后山談叢

跌碎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韉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在學士豈不跌碎乎百家詩

臯孔陷

世以癩疾臯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孺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曠避之所謂石曠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后山叢談

夾註轎子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有輿而出

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聞者為絕倒志林

解書為戲

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多說常與劉貢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孝實天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志林

頭開安帽

張逸密李知成都僧文鑿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鑿置於其首文鑿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開

遂權頃少時不意其怒也古今詩話

嘲縮頭

祖廣行嘗縮頭詣相南郡始下車相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漏屋下來續世說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有不

同列相謔

翟真政公與喜嘲謔初為祕書郎同列多見侮謂時俞尚書與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日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余與安在衆愕然余亦自失翟徐曰吾聞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他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為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翟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踈慢如此使衆人以書

獲大之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為何等語也却掃編

嘲清涼傘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也又定在坐云只消餅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亦繳也詩史

官位相謔

閔懈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偃坐閔揖而問之彼疑開為攫徒因詐開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閔開合以其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驚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閔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泊宅編

八百不死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黃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

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尔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石山詩話

招飯相譖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七一日郭致東於任曰來日請餐晶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粥飯一手與盧服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晶飯郭曰白飯白盧服白鹽豈非晶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東於郭曰來日請食糝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盧服也毛鹽

反以罪三司曾既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放聞而歎曰豈是應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

以名相戲

賈黃中為相盧彥遂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虫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虫賈曰亦聞不傷稼但蘆多損耳文酒清話

以名相戲

姚峴滑稽姚南仲兼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因錄

戲舉自代

劉放與王介爭宰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為開封准官戲曰據罪名當與杖十三放曰吾已入文字云坊見雍子方身材長大鬚腿豐肥臣實不如宰以自代東軒雜錄

屬對相戲

曹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公方用事一日以公事造其第盤辟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窄地應聲答曰侍中宴處慢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血殆不能支聖宋遺

汗淋學士

王平甫李士家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李士也東軒

坤賦為戲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坐主即傳法之沙門東軒

口吃被嘲見口門

文人相嘲見文章門

種胡荽穢語

也毛只此便是毳飯耶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魏王語錄

杜園熱熱

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贊朴時号熱熱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熱顏回

譏趨時好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其所卒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

錢權行倚閣王平用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倦游錄

嘲羊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挑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
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挑符怒往復紛二
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亦傍人立門何暇爭閑氣耶請妙
摠大士看此一轉語志林

燠糟鄙俚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
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
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喻司馬諸孤不得受
乎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孫公談圃

以書語戲

呂嘉問提率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荆公感黨人之說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在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葵俗傳
須主人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
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
上聞皇祐中館閣或談話則曰宜撒胡葵一巡湘山野錄

以論列為戲

元城先生為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列不降出
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遂回不去當率全臺
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
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英容漁隱

朝好水利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
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
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為類優

梅滑稽漆城誰為蔭室之語故書之聞見錄

嘲狀

上學錢政和丙申殿試何舉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二人郭孝交頗古恠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即榜眼真潘即第二人真郭郎也

試經為戲

潭州試經童試官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一閩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獲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无世界耶聞者大笑

娶婦行令

村俗娶婦礼夕有秀才曹吏暨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熟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暨人曰藥有温凉寒燥温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就人之錢

有人家富而慙從弟入京告行不得已与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提肯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歇後語

有頑民因天旱盜次人水灌田為主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由宇宙洪濛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其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甲民伐一聽本官忠則尺

戲人性急

有人性寬緩又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為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太多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及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一蠅不如一蠅以下條文子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
蝓蟬也既又見一物圓扁多足曰此何物也曰蝓蟬也又於後
得一物狀貌皆如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
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蠚不如一蠚也

求得效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異色宣王恠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
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在朝所必實保焉王曰盍
早言子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
歸飲其子衣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曰御
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
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首小兒得效方

首宿為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孝申方立春有村老挈首宿一筐以饋艾子
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唐曰順汝致新然我三
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割以饒驢也

噦出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推以儉事休
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瓦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
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
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猶可活况四臟乎

明年同歲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二十問
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鞋檀為核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无刻斷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
曰鞋檀乃其核也

好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獲敗席一番踵門而告曰昔嘗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王避狄杖策去幽時所操之筮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采焉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与杖皆周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桀造漆器時作蓋又遠如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及去致无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把太王之杖執桀所作之椀行馬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大公九府錢乞一文

辨鈴鐸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太車之下与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声相聞使頂得回避矣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高巢以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向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鵠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鵠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怖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緇線偶爲木枝所縮則振翼之際鈴声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乎用絳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話難故鼓鐸而樂其尸爾

用鴨搏兔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懼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用
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抗其衆四十万邯鄲幾拔艾子問之曰
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鷓鴣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
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
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
為鷓鴣可以獵兔尔乃鴨耶鳧奉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脚手
可以搗得他兔否

蝦蟇无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告人言遂聽之
有曰昨日奄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輩也故惧誅而哭泣
蝦蟇无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
事也

一首又一首

艾子為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道旅夜聞鄰房人曰一首也少間
又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此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
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
庭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
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負販也安
知詩為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唱曰一首也
須臾又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每腹疾
暴下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故云耳非詩
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王求騷雅乃是大儒

舞曲報德以下係蘇黃滑稽帖

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
或獲藏鏃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綠袍而葬之忍寒至三更鬼

嘯於簷曰秀才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弄旋意待
與秀才弄箇曲破聊以報德

夢太真妃

黃曰有辛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真他日辛子故投暮而宿此店
遂夢幡綽

河神所侮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
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
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
三百甕黃齏无處消破耳

作齏賦

黃曰范文正公少時作齏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
青黃措太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齏之妙處

夜卧羞薦

蘇曰貧家無閑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君觀吾儕有頃刻離
筆硯者乎至於困睡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
蓋報答云蓋薦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
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
作僞心勞日拙者耶

貧欲學富

黃曰有二士並鄰一溫一寒書相呼坐門泉溫士之妻遺兒來
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曰斟酌下水蓋作羊羹也寒士之妻少
焉亦遺兒來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
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喫衣着飯

蘇曰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

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丸治風壯元此所謂
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
爲窮所以喫衣不過爲風正與孫子荆梳流漱石作對或人未
喻曰夜寒蓋意薦豈非着飯也耶

同前

黃曰治衄血燒錦與苗繒治陰陽燒襪乃喫衣也余在北都大
雪中見妄通卒數十皆藏麥稍裏出其面乃着飯也

此東坡山谷札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并相
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曰坡谷聞之憑虛公子憑
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三三聞之非有先生廬陵楊万里
書

諱道為說

以下係籍川笑林

吳取善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

是馮名乃曰不敢說何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雖貫猶同

治甲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孝人見聖心甚不平其破題
云昔有大舜濟心至仁道雖貫於万世善猶同於眾人或謂之
曰以屎鏝對油筒宜乎黜落

孝經策題

有錢塘葉生為太孝官无孝識有孝士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
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土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
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長行
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没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甃蓋我甃汝若有錢
相其使我若无錢使汝錢上山時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

汝有妻時俾我睡我有妻時我共眠汝從此誓時我死在汝後
我違此誓時汝死在我先

新守宴語

有大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為報吏民頌慶賀災星
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酒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白語首尾字一同儒者曰上以風
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二即
是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

百家文彙

雜著

客雜

東方朔

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

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得
聞辯智矣然志力及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之官下過位不
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
故說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靈摺諸侯
賓服安於覆子而動猶運掌豈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
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軍卑之則
為虜我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欲不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
之世豈不得掌哉安敢望侍郎乎

解朝

揚雄

客朝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網人紀折人之圭僭人之爵紆青
拖紫朱丹其數今子幸得遭盛明之世更不諱之朝歷金門上

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黜
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
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惟然終事黃門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丹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周解結羣鹿爭
佚土亡常君國土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秦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前番禹後陶漆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以自以為稷契人自以為皋陶
戴纒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且
握權則為卿相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
馬集不為之多雙鳥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
甲利行非孝廉奈非方止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擊者亡
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爰靜爰清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與曹雲之世則謬矣有作
叔孫通儀公具秘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
浮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填窟雖其人之瞻智哉亦
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賞哉

班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
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
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出躬帶絃索之服卒不能隱首尾奮翼
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
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貨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
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實之言斯可謂見勢

利之華閭道德之寶守突奧之燧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
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驚當此之時弱朽磨
鈍鈎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彼皆躡風壁之會覆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樵悴福不盈
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徵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首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
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艾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
昔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
猶蓬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
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
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岩周
望兆動於渭濱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

冊裝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末逢
蒙絕伎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僕亦下任則伎於彼列故密
邇自娛於斯文

詩話

危語相嘲

相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其作危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
燎相曰白布纏棺翼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復作危語相
曰矛頭浙米劔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
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
逼人仲堪眇目也世說

殺風景詩

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
濯足花上曬揮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

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
綠如煙靜挈都監黃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
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於蔣山嘯唱甚都
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扶藜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叱
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
于世西清詩話

以名相戲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
舍酒酣君謨題詩於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云
蔡襄無口便能裏聞者絕倒又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
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
詞然亦有深意青箱雜記

藥名詩

陳郎中亞滑稽嘗為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軒窓半夏涼不失
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之兩日曝僧云不雨若公過半夏定應
曬作葫蘆也又孔叡父有藥名詩云鄙性嘗山野尤甘草舍中
鈎簾陰卷柏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
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詩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取
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陳題詩非杜若牋膩粉難書活叟
詩話

人名詩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肩前白雪膏走入綉幃
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閏四詩人名也
游齋閑覽

姓名為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雲霧見虹

蜺行盡天涯馮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上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全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夷堅志

作賦為戲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上大

譏其體肥

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王直方詩話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徒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及以二十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臂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携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乃市井輩用以文替者東臯雜錄

祥正詩十分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一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志林

朝面黑詩

題詩嘲肥

揚球噉人面黑詩笑似烏梅裂啼如豆汁流眉間粘帖子已上

以姓名為戲

是僕頭文酒詩話

郭忠恕朝司業蕭崇義云近貴全為曠學龍只是龍耳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人勝畜一心 過齋閑覽

戲作羊詩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條皂角項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方聖者骨鬻裏行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糝及烏李須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鬻栗師姑化作玉茶槌 文酒清話

加身啓諱詞

李源作四相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纔離五都之中便轉四相之職紫袍穿地才易當曾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枝之倚舊時攏馬只是一箇如今唱道約幻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為大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 文酒清話

譏誚

君書要語

既微且種職為亂階巧言哀今之人胡為耽暢正月国狗之瘦無不噬也 左襄十八身音

不慘鳴張益熾白集

古今事考

灌夫罵座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咕 囁耳話本傳

臺中三狗

曹爽進用丁謚何晏鄧颺等手時謗畫謂臺中有三狗

譏無氣我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鈎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氣

義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好面折人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公蓋一宅子奉候揮塵錄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命以官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顯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同上

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目爲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荆公爭

按問欲與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推吉苦時范忠宣爲任

御史皆初六開見錄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相譏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此人云偷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驢謂此人食偷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齏分炊飯同鑪異煮魚謂南人無義同食異饌也吳人規之談數

狂狷不遜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晉公於與化作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古今詩話

嘲隱士詩

林和靜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撥齋飢老鼠林間咳嗽老
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臨門鰲縮頭同上

無名子詩

王禹王丞札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前身
後無名只有錢咭咭佞翻王介甫奇奇欲殺宋昭宣喜言井口
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
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
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
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作不雅名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謂士大夫無
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狗閔呂直卿察

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双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
法馬留又湊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歲不能對一
日邵篋因一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卷髯社人目之曰湊氣
獅子仍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惠鄉街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
與社遂為齏粉桐江詩話